



神州怪侠

上

红粉女侠项小芸

中原农民出版社

李中书

内 容 提 要

时年江湖盛传一首歌谣：“人皮双煞虎皮裙，七剑三魔一暴君，红粉霸王乌指女，销魂鬼域是氤氲”意指当世武林十七名绝顶高手并足鼎立，平分天下的局面。

邪派魔道氤氲教为一统江湖，独霸天下，率先发难，结党纳帮，喋血武林。于是相安无虞的太平世界杀孽顿生，天下大乱，人人自危。

粉黛红颜，娇蛮妒世的红粉霸王项小芸意气难平，为荡魔平乱，铲奸锄恶，险走江湖，与各派仁人志士联手相援同氤氲教等邪恶势力展开了旷古持久的生死大搏杀……其间为深入魔穴地巧与周旋，女扮男装，被淫邪女魔痴情缠绕，啼笑皆非，也为如意郎君不解风情，春心暗许，蛾眉难舒。几番曲折，几多磨难，经过艰苦卓绝的争斗，最后平定了江湖。

该书场面恢宏壮阔，情节香浓艳丽，武打精采绝伦，但更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意旨深远，托事咏怀，已趋化境，读者不妨细细把玩品味。

目 录

第 一 章	长鞭宝马傲中原	(1)
第 二 章	少年将军伴粉黛	(34)
第 三 章	双珠诱敌踪	(68)
第 四 章	珠光耀龙门	(102)
第 五 章	约盟销魂堡	(134)
第 六 章	钢胆珠深	(167)
第 七 章	深谷迷楼	(199)
第 八 章	印证闯关	(230)
第 九 章	绝处逢生	(263)
第 十 章	父子绝情	(294)

第一章 长鞭宝马傲中原

拔山原有力，逐鹿恨无骓！
楚歌听四面，垓下困重瞳！
这是诵“霸王”之句！
缓步飘青羽，轻扬曳彩云！
留仙名汉苑，书字重羊欣！
这是咏“裙”的诗儿！

“霸王”和“裙”，一个是英勇盖世，一个是香艳无俦，两般绝不相侔的名称，联在一起，配得上么？

你认为“霸王”是男子，“裙”是女子，那就错了！

说来异常有趣，“裙”的外号，是属于雄奇男子，“霸王”的外号，却属于粉黛英雄！

哪位粉黛英雄当得起“霸王”之号？

不必解释了，请看：

河南“伏牛山”中，“青屏峰”下的一条山径之上，正有三名被称为“伏牛三雄”的绿林豪强，相偕漫步！

他们是金兰兄弟，按排行数来，老大是“紫鹰”童健，老二为“花豹”孙鸿，老三是“修蛇”邹彦！

邹彦笑道：“大哥、二哥，这次‘日月魔翁’金振明的七旬寿

诞，定然热闹异常，我们也去送份礼儿如何？”

童健点头说道：“我们与金振明虽然无甚渊源？但能藉此机会，结识结识这位武林高手，也是好的！”

这时，从身后远处，传来极为隐约，但也极为急骤的马蹄声息！

邹彦听得大哥“紫鹰”童健业已同意，遂扬眉笑道：“那位‘日月魔翁’金振明，在当代武林中，称得起一世之雄，交游既广，见识又多……”

话方至此，蓦地从身后十来丈外，响起了一声娇呼：“让路”！

“修蛇”邹彦一来因话犹未了，二来因对方距离尚远，三来因自己在“伏牛”一带，向极强横，遂不加理会地继续说道：“……故而若送些寻常礼物，恐怕未必使人家看得上眼？”

那阵蹄声，委实来势太疾，这就两句话的功夫，业已泼风似的卷到“伏牛三雄”身后！

童健、孙鸿、邹彦三人，大吃一惊，再想闪躲，已自不及！

马上人一声娇叱：“姑娘早就招呼你们让路，你们究竟是耳内塞了驴毛？还是业已活得不耐烦，要想找死？”

随着叱声，一条丈余长的鞭影，宛如飞虹电掣，卷住了走在山径中央的“修蛇”邹彦，及邹彦身旁的“花豹”孙鸿，便自然倏然抖起。

这一抖，硬把“伏牛三雄”中的老二老三，抖起了八九尺高！

于是，一匹极神骏的炼黑宝马，从两人身上，电闪雷奔而过！

“伏牛三雄”中以老二“花豹”孙鸿性情最暴，他在冷不防下，被对方用长鞭卷住，抖起半空，自然盛怒难遏！

目光注处，见那匹乌黑宝马背上，坐的是位红衣女子，遂厉声叫道：“贱婢……”

乌黑宝马四蹄如飞，本已冲出数丈，但马上红衣女子听得

“花豹”孙鸿的“贱婢”呼声，一勒丝缰，便自折转！

马一转向，人一回头，方看出马上人是位美绝天仙的红衣长发少女！

他还来不及告知“花豹”孙鸿、“修蛇”邹彦二人，那红衣长发少女，玉手高扬，长鞭又挥！

马回得疾！手扬得快！鞭抽得狠！

“花豹”孙鸿的“贱婢”二字，是在空中发出，但身形尚未落地，虹飞鞭影，已到面前！

叭！……吭……哈哈哈哈哈……答答答……答答答……

这是些什么杂乱声息？

“叭！”是长鞭抽中“花豹”孙鸿左颊的清脆声响！

“吭！”是孙鸿被他大哥“紫鹰”童健，点穴晕倒时，所发闷哼。

“哈哈哈哈哈！”是红衣长发少女的得意狂笑！

“答答答……答答答……！”是红衣长发少女的回鞭驰去蹄声！

这些声息，听来虽甚杂乱，写来则层次有序！

但其中的第二种声息，却颇令人费解！

“修蛇”邹彦诧然叫道：“大哥，你怎么不向那红衣贱婢出手？反而把二哥点倒！”

童健一面替那左颊上肿起一条紫红血印的“花豹”孙鸿，拍开晕穴，一面苦笑答道：“三弟，我这种手段，是搭救二弟的性命的唯一办法！”

邹彦双眉一蹙，尚待再问，“花豹”孙鸿业已手抚左颊，跳起身来，厉声叫道：“大哥，你这是什么说法？”

童健摇手叹息道：“二弟且慢暴躁，你可知道那‘乌骓马’上的红衣长发女郎，是什么身份？”

孙鸿茫然摇头，童健又向邹彦说道：“三弟，你且把代表当世

武林中十七名绝世高手那首歌谣，念上一遍！”

邹彦微一思忖，朗声念道：“人皮双煞虎皮裙，七剑三魔一暴君！红粉霸王乌指女，销魂鬼域是氤氲！”

童健长叹一声说道：“三弟记得这首歌谣就好，适才那红衣长发女郎，就是威震四海，名扬八荒的‘红粉霸王’项小芸呢！”

“花豹”孙鸿听得方才抽了自己一鞭的红衣女郎，竟是“红粉霸王”项小芸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紫鹰”童健向“修蛇”邹彦叹道：“三弟请想，‘红粉霸王’项小芸的一身武功，在当世武林中，罕有敌手，性情骄狂更急躁无伦！生平订有规律，凡对她初次冒犯之人，仅予重惩，但若再有所忤拂，便立杀不贷……”

邹彦听到此处，接口点头说道：“大哥所讲不错，我也听说这‘红粉霸王’项小芸的这种骄狂性格！”

童健继续说道：“二弟适才业已骂了项小芸一声‘贱婢’，才惹得她回手扬鞭，我深恐你不识此女，或不知利害，再度出口不逊，必将遭受更大伤害，甚至送掉性命！遂赶紧把你点倒，使这位‘红粉霸王’，无法对失去抵抗能力之人，更下辣手！”

孙鸿一身冷汗地摇头叹道：“小弟真未想到竟遇上了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若非大哥眼皮子宽，应变又极巧妙，此时早已作了她的鞭下冤鬼！”

童健苦笑说道：“我去年曾在暗中见过此女一面，故而认识！今日她在策马狂驰之下，一鞭卷起二人，并使你们皮肉无伤，劲头用得何等巧妙？二弟你应该知道遇上绝世高手，怎么还口出不逊，几招惨祸呢？”

“花豹”孙鸿摸着那条令人疼得发抖的鞭痕，心中又惊又愧，赧然无语！

“修蛇”邹彦向“紫鹰”童健皱眉说道：“大哥，今日虽算万

幸，但我们既与这‘红粉霸王’结下梁子，总要投个靠山，俾有仗恃才好！”

童健想了一想，扬眉说道：“三弟说得极是，我们便投奔那位即将举行七旬寿宴的‘日月魔翁’金振明吧！”

孙鸿说道：“金振明是‘三魔’之一，也列名十七位绝世高手以内，足与‘红粉霸王’项小芸互相颉颃，自属理想靠山！但我们不便冒昧投奔，却以何物做为进身之阶呢？”

邹彦阴恻恻地冷笑道：“二哥不要发愁，天下巧事甚多，我们且利用‘日月魔翁’金振明的做寿机会，送上一笔丰厚寿礼便了！”

孙鸿苦笑道：“三弟说得轻松，要知道金振明的‘日月庄’中，富堪敌国，我们送他万两黄金，也未必能令他惊为丰厚？”

邹彦讪笑说道：“二哥莫非被那‘红粉霸王’项小芸打胡涂了？我弟兄不是有件比万两，丰厚百倍的特殊寿礼，可以送给‘日月魔翁’金振明么？”

童健目闪神光，忽有所悟，轩眉笑道：“三弟所说的特殊寿礼，是不是我们日前获知那桩足以震动江湖的藏珍秘讯！”

邹彦点头笑道：“大哥是否认为用这桩秘讯作为礼物，足以使金振明惊喜异常，而对我弟兄，另眼相看！”

孙鸿听得眉头微蹙，一旁接口说道：“三弟此计虽佳，但那件东西，是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罕世奇珍……”

邹彦不等孙鸿说完，便自狂笑连声，接口说道：“二哥，你莫非还有吝惜之意？要知道不仅我们无法下百尺弱水，无法破寒铁刀轮，便算万分侥幸地寻得那件东西，也一时难于参解所含奥秘，反容易怀璧招灾，多添无谓烦恼！”

孙鸿仔细一想，邹彦之言，果然不错，遂点头狞笑说道：“好！我同意三弟这种做法，我们便走趟‘日月庄’吧！”

“日月庄”是“日月魔翁”金振明与其子弟门徒，聚居之处，

位居“伏牛”支脉“杏花山”下，房宇连云，占地极广！

金振明对自己这七旬寿诞，并未铺张，但他名震江湖，友好极多，仍有些记得日期之人，不远千里而来，专诚拜寿！

既然有人送礼，自不能不加款待，结果，在五月初三，也就是“日月魔翁”金振明寿诞前夕的暖寿之日，便像流水般地，大开筵席！

但这数十桌筵席，待遇未尽相同，共可分为三等。

第三等是交情泛泛，礼物平平的一般宾客，这些宾客，人数最多，设宴二处，是在花园以内，由金振明的弟子负责接待。

第二等是武林中较有声望，及送礼甚重之人，在大厅以内，设筵五席，由金振明一位老友，也就是“日月庄”第二号人物，智囊首领的“铁笔先生”罗子匡，主持款待！

至于第一等的宾客，因为人数较少，遂在书房中安排了一席盛宴，由金振明亲自待客！

这些人物，全是“日月魔翁”的多年老友，也均在当世武林之中，享有极高声望！

红日西沉以后，暖寿筵席方开，“日月庄”外的知宾弟子，向庄中传进了一张桃红拜帖。

“铁笔先生”罗子匡接过拜帖一看，只见帖上写着“童健、孙鸿、邹彦同拜”字样！

罗子匡知道这是“伏牛三雄”，勉强可以算是中原武林的第二流脚色！

他正要吩咐请来宾于大厅入席，但目光注处，忽又瞥见拜帖上寿礼项下，写有“日月双珠”四个小字。

罗子匡眉头一蹙，遂手持拜帖，闪身走进书房。

这时“日月魔翁”金振明正陪着三位武林高手，开怀饮酒。

这三人是“大别山”的“六指抓魂”姜万杰，“商山双叟”之

一的“追风怪叟路千通”以及川湘间的独行巨寇，“冷面阎君”郭白杨！

金振明见“铁笔先生”罗子匡手持拜帖入室，便知又有重要人物到来，双眉微扬，含笑问道：“罗二弟，又有那位老友……”

话犹未了，罗子匡便含笑说道：“金大哥，你猜错了，不是什么老友高人，却是被称为‘伏牛三雄’的童健、孙鸿、邹彦等三位小兄弟呢！”

金振明眉头微蹙说道：“他们……”

这位“日月魔翁”，果是江湖巨擘，经验极为老到！他话方出唇，便恍然有悟地改口笑道：“他们莫非送来了什么特殊出色礼物？”

罗子匡心计深沉，因有“六指抓魂”娄万杰，“追风怪叟”路千通，及“冷面阎君”郭白杨等外人在座，逐笑而不答地把那桃红拜帖递过。

金振明看了“日月双珠”四字，也不禁暗吃一惊，遂向罗子匡笑道：“罗二弟，你去请这‘伏牛三雄’，书房待酒！”

罗子匡点头转身，出室传使，那位“冷面阎君”郭白杨微挑双眉，怪笑问道：“金兄，区区‘伏牛三雄’居然也有资格坐在这书房之内么？”

金振明含笑答道：“世间事有的是物因人传，有的是人因物贵，这三位朋友，身份虽颇平庸，但却送了份罕世厚礼，使我不得不破格款待！”

“追风怪叟”路千通“哦”了一声笑道：“金大哥啸傲江湖数十年，必然眼界极高，这‘伏牛三雄’到底送的是什么东西？竟被你目为‘罕世厚礼’呢？”

金振明哈哈大笑，目光如电地顾盼生威答道：“不瞒郭兄路兄，他们送我的这份寿礼，就是武林人物无不覬覦艳羨的‘日月双

珠’！”

“日月双珠”一语，果然把三位武林奇客，听得齐吃一惊，在他们相顾诧异之际，“铁笔先生”罗子匡业已把童健、孙鸿、邹彦等弟兄引进。

童健兄弟一来因无论在艺业、名头、及年龄方面，均远逊这“日月魔翁”！二来因此行主旨，便系投靠托庇，遂在一见金振明之下，立以大礼拜寿！

金振明何等老辣？一面长揖还礼，一面向注“伏牛三雄”中的老大“紫鹰”童健，含笑问道：“童老大，常言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贤昆仲既赐厚赠，又行大礼，必非无故？请有事明言，我老头子才好自己掂掂分量，知道对于那‘日月双珠’，究竟接得下接不下呢？”

“紫鹰”童健一抱双拳，赧然笑道：“金老庄主太言重了，我弟兄一来久仰盛名，渴思瞻仰，二来在拜寿途中，得罪了一位厉害人物……”

金振明不等童健话完，便即问道：“这厉害人物是谁？”

童健答道：“此人年岁虽轻，名头却大，艺业也极为高明，她姓项，名小芸，在江湖中，有‘红粉霸王’之号！”

“冷面阎君”郭白杨怪笑一声说道：“乖乖，这位‘红粉霸王’项小芸，可不好惹，连金兄的老对头，‘塞北人熊’梁一尘，听说都吃过她的亏呢！”

这几句话儿以内，无意中含有激将意味，遂使金振明听得目光一闪，狂笑说道：“郭兄，‘塞北人熊’梁一尘纵在项小芸手下吃过苦头？我日月魔翁金振明，却偏要与这位‘红粉霸王’斗上一斗！”

“冷面阎君”郭白杨“嘿嘿”笑道：“金兄既愿意斗斗那‘红粉霸王’项小芸，却是最妙不过，小弟郭白杨好藉机开开眼界！”

“追风怪叟”路千通闻言笑道：“要开眼界，应该是鉴赏武林异宝——‘日月双珠’！童朋友等既然以此献寿，怎么还不取出？”

“紫鹰”童健笑道：“这‘日月双珠’如今尚不在我弟兄手内！”

“铁笔先生”罗子匡面含不悦“噢”了一声道：“童朋友，你弟兄既无‘日月双珠’，怎么竟写在拜帖以上，作为对我金大哥的祝寿礼物？”

童健微抱双拳，含笑道：“我弟兄虽无‘日月双珠’在身，但却知道这件武林异宝，藏放何处？故而……”

他话犹未了，那位横霸川湘间的独行巨寇“冷面阎君”郭白杨，便接口冷笑说道：“童朋友，你莫要信口开河，来以蒙骗，我就不相信你弟兄能够知道‘日月双珠’的藏放所在！”

童健怫然问道：“尊驾何人？怎的如此藐视在下！那‘日月双珠’是……”

话方至此，“日月魔翁”金振明业已发出一阵呵呵大笑，向“紫鹰”童健摇手说道：“童贤弟，不必再说下去了，只要你弟兄有此心意，金振明业已领情，来来来，我们且饮上几杯，权当作欢迎三位老弟接见酒吧！”

这位“日月魔翁”一面发话，一面便把童健、孙鸿、邹彦等“伏牛三雄”，招呼入座共饮。

“追风怪叟”路千通见状之下，暗暗点头，心想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冷面阎君”郭白杨想从“紫鹰”童健口中套出一些有关“日月双珠”的藏放秘密，便被金振明及时阻止。

“铁笔先生”罗子匡也看透了金振明的心意，便含笑退出书房，去往大厅，招待宾客！

谁知只过了两三盏热茶的功夫，这位“铁笔先生”竟又手中捧着两张红柬，脸色沉重地走了进来。

金振明一见罗子匡这副神情，便知事不寻常，双眉微蹙，朗

声问道：“罗二弟，你手中所捧的是谁的拜帖？”

罗子匡苦笑着说道：“这应该说是‘说起霸王，霸王就到！’

金振明听出因由，“哦”了一声，扬眉问道：“霸王？莫非是那‘红粉霸王’项小芸么？”

罗子匡点了点头，把一张正中写着“项小芸拜”四个大字的桃红名帖递过！

金振明接过一看，目注罗子匡手中另一张红色柬帖，冷然问道：“那一份又是谁的？”

罗子匡答道：“这一份不是拜帖，是‘红粉霸王’项小芸的祝寿礼单！”

金振明伸出手儿，狂笑着说道：“二弟拿来，我要看看项小芸是怎样出手？送我一份什么寿礼？”

罗子匡失笑着说道：“她送的是什么礼物？目前尚自难知，但若是以这张礼单而论，倒的确够得上‘新鲜别致’四字！”

金振明劈手夺过，注目一看，只见礼单上写着六个大字，口气着实不凡！赫然是：“天下第一寿礼！”

“冷面阎君”郭白杨的眼力极快，微微一瞥，便已看得，抚掌狂笑着说道：“妙极，妙极，金兄的七十大庆，果然热闹，既有‘伏牛三雄’童朋友等所送的‘日月双珠’在前，又有这位‘红粉霸王’项小芸所送的‘天下第一寿礼’在后，真是觥兴盛哉！但只盼这所谓‘天下第一寿礼’，是件实惠东西，不要再是件空口说白话的无形寿礼才好！”

“伏牛三雄”闻言，个个怒视这位一再出言挖苦的“冷面阎君”，但因碍着主人颜面，只好强自忍气，不便发作！

金振明也目光冷锐地向郭白杨看了一眼，怪笑着说道：“郭兄放心，‘红粉霸王’项小芸是何等身份？她所送的这份礼物，必然不会使我失望！”

说到这里，侧顾“铁笔先生”罗子匡，满脸堆笑扬眉问道：“罗二弟，项小芸姑娘何在？就说我亲自出迎！”

语言方落，书房门外已响起一阵银铃脆笑，有人接口说道：“项小芸不敢当庄主亲迎，只请恕我擅自闯席的鲁莽狂妄之罪便了！”

随着话声，帘拢挑处，一位凤目笼威，蛾眉含煞，但也美绝天人的红衣女郎，业已带着一片淡雅香风，俏生生地当筵卓立！

这时“红粉霸王”项小芸的出现身法，着实漂亮，使“日月魔翁”金振明由衷赞美地抱拳含笑说道：“老夫迎接稍迟，项姑娘多加担待，且请入座，由金振明把敬三杯，以表……”

项小芸不等“日月魔翁”金振明话完，便扬眉笑道：“金庄主不必太谦，项小芸理应先行拜寿，然后入席，叨扰佳肴美酒！”

说完，身抱双拳，向书房中央高烧寿烛之处，深深一揖！

金振明对于这位“红粉霸王”项小芸的英风豪气，暗自心折，急忙长揖还礼！

项小芸礼毕就座，两道秋水般的眼神，电扫全席！

她虽然瞥见“伏牛三雄”兄弟，并未理会，却把目光落在“冷面阎君”郭白杨的脸上冷然问道：“适才像是尊驾对于我的礼物价值，表示怀疑？”

郭白杨兀然不惧地点头答道：“不错，我认为就算再名贵的礼物，也不能冠以‘天下第一’四个字！”

项小芸扬眉哂道：“你懂得什么？常言道：‘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这意思就是说必须物当其主，才有价值！我的寿礼，是送给金庄主祝贺之用，除了‘日月魔翁’本人之外，谁也没有资格批评配不配称得起‘天下第一’？”

郭白杨仍然冷笑一声，表示不信！

项小芸一双妙目之中，霍然射出了炯炯神光，凝注在这位川

湘巨寇“冷面阎君”的那张冷冷的面上！

“伏牛三雄”中的老大“紫鹰”童健，向坐在自己左右的“花豹”孙鸿、“修蛇”邹彦，轻轻碰了一下，示意好戏既将上演，显然威震江湖的“红粉霸王”项小芸，又将爆发她的霸王脾气！

果然，项小芸接着便沉声问道：“尊驾何人？通个名号好么？”

郭白杨僻处边荒，手底下又着实有点独门功夫，遂难免夜郎自大！何况他虽听说过“红粉霸王”威誉，但知之不详，认为项小芸大概是因美貌娇娃身份，闯荡于剑底刀头，比较容易获名，在实际决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有如此想法，故而对这能把“伏牛三雄”吓得发抖的“红粉霸王”项小芸，毫不买帐，傲然答道：“在下郭白杨，一向于川湘边境走动，并承江湖人物抬爱，有个‘冷面阎君’匪号？”

项小芸知道对方是武林人物，遂扬眉叫道：“郭当家的，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儿？”

郭白杨狂笑说道：“打赌有何不敢？但我在承接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听听怎样赌法？以及用什么赌注？”

项小芸道：“赌法极为简单，就是我向金庄主奉献寿礼以后，他若不认为这是他七十寿诞中的第一珍贵礼物，便算我输，否则，便算我赢！”

“冷面阎君”郭白杨听了项小芸所说的这种赌法，便认为这场打赌之事，业已是自己赢定！

一来，“红粉霸王”项小芸不知“伏牛三雄”兄弟已献“日月双珠”，她的礼物价值，绝不致高于这种武林异宝，怎会成为“日月魔翁”金振明七十寿诞中的第一寿礼。

二来，“日月魔翁”金振明适才既有斗斗“红粉霸王”之话，又和自己有多年交情，说什么也不会帮助对方，定然站在自己一面！

有了这种原因，自己岂非胜定？项小芸所呈礼物，价值若是不高，固然自己必胜，既令她的礼物价值，高出“日月双珠”，金振明也会偏心自己，不予承认，仍是自己获得胜利！

这些事，写来虽慢，想来却只一瞬之间，“冷面阎君”郭白杨胜券在握，点头笑道：“好，在下同意项姑娘的这种赌法，但不知彼此用什么作为赌注？”

不仅“冷面阎君”郭白杨自己以为必胜，连“日月魔翁”金振明，也以为他必胜了！

不仅“日月魔翁”金振明以为郭白杨必胜，连“六指抓魂”姜万杰，“追风怪叟”路千通，“伏牛三雄”兄弟，及“铁笔先生”罗子匡等所有人物，也无不以为郭白杨必胜！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以为郭白杨必胜的理由，正与郭白杨适才心中所付，完全一样！

但“红粉霸王”项小芸听得对方同意自己所提赌法以后，却反把神色缓和下来，笑吟吟地扬眉答道：“赌法由我所想，赌注便该由郭当家的提出，不论轻重均可！赌得重些，不妨用彼此的项上人头，赌得轻些，便是三杯美酒，项小芸也一样不拒！”

“冷面阎君”郭白杨自认必胜，怎肯和她赌得太轻？遂阴恻恻冷笑说道：“项姑娘名震中原，郭白杨虽是边荒野人，却也自命不俗！以我们这种身份，若是赌得太轻，恐怕会貽笑江湖，留为话柄的吧？”

项小芸柳眉微挑，向这位川湘巨寇看了一眼，缓缓说道：“我已声明在先，关于赌注方面，任凭郭当家的决定，你既怕赌得太轻，会貽笑江湖，我们何妨便赌上一颗六阳魁首！”

郭白杨冷笑说道：“赌头倒是不必，我想赌得新鲜一些！”

项小芸轩眉叫道：“你说，我生平最爱新鲜，花样越是新鲜，才越是有趣！”

郭白杨一向称霸“大别山”的“六招抓魂”娄万杰，微抱双拳，含笑问道：“娄兄，小弟远在边野，见闻浅陋，听说有人把当世武林中的十七位动地惊天人物，编为四句歌谣，娄兄若是知晓？请既赐告！”

这“冷面阎君”刁狡异常，他何尝不知道那四句歌谣，只是故意发问而已！

“六指抓魂”娄万杰点了点头，应声笑答：“这四句歌谣是：‘人皮双煞虎皮裙，七剑三魔一暴君，红粉霸王乌指女，销魂鬼域是氍毹！’”

郭白杨扬眉问道：“所谓‘七剑三魔一暴君’中的‘暴君’二字，是不是指的‘玉面郎君’艾凤翔？”

娄万杰含笑说道：“郭兄猜得不错！”

郭白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目光冷注“红粉霸王”项小芸，故意把双眉一蹙，失声叹息道：“唉……这‘七剑三魔一暴君’中的‘暴君’二字，指的是‘玉面郎君’，不是指‘冷面阎君’，委实是我郭白杨的生平恨事！”

“红粉霸王”项小芸虽然有些叱咤暗鸣的霸王脾气，但也有一点就透的冰雪聪明。

郭白杨的语音才落，项小芸便“哦”了一声，晒然叫道：“郭当家的，你有话怎不明言？你大概是想在赢得这场打赌之后，便把你的‘冷面阎君’四字，代表我的‘红粉霸王’，放在那首武林十七奇的歌谣以后！”

郭白杨哈哈大笑说道：“我这点心思，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姑娘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新鲜赌法？”

项小芸点头答道：“我不仅愿意接受，并愿意在输却东道以后，立即署名传柬，通告江湖，但当家的万一输了，却给我怎么？因为我却不羡慕你的‘冷面阎君’四字！”